



新刻月林丘先生家傳禮記摘訓三卷

諸城 月林 丘 樾 著

楚麻 文宿 毛調元

楚黃 求如 鄧應張 全校

曾子問第七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 止 雖無主婦可也

陸氏曰祖言告禰言奠尊祖而親禰也 吳氏曰反亦如之

謂親告祖禰又命祝史徧告視朝而入也 告奠祖禰命

告社稷宗廟山川道而出幽以質諸神也視朝命官明以

白諸人也其重覲君之禮如此

禮記卷之三
方氏曰適天子則其禮詳與諸侯相見則其禮略豈非所見
之人有輕重故其禮不能無隆殺與 告于禰則不告于
祖但命祝史告之耳朝服視朝不用冕也境內社稷山川
不告但告所過山川而已然告行告至道而後出同一事
神也視朝而出命官而行聽朝而入同一接人也雖略其
禮亦何嘗敢自輕其出哉
七十可以不娶矣而猶娶况未七十者乎甚言主婦之不可
無也

如將冠子 止亦非禮也

天子賜冕弁服於太廟是加之以既冠之服矣然是時諸侯
大夫尚未冠也歸而行冠宜無不可者乃有醮而無醴以
示不成乎冠也若有醮有醴則冠禮全備便是已受既冠
之服而復行再冠之禮嫌於輕君之賜矣夫未冠之人而
受既冠之服尚不可以再冠况已因喪服而冠者若除喪
而改冠是不滿於前日因喪之冠矣豈可乎

方氏曰昭公未可爲而爲之則於禮爲不及孝公可以爲而
不爲則於禮爲過 孝公乃昭公十世祖也過於厚而爲
非禮不猶愈於昭公之過於薄乎

如壻親迎 止成婦之義也

過時只槩言其以他事相妨也與昏禮專以喪言者不同

三月而廟見三句是一類而通以成婦之義也釋之稱來婦也一句乃述其祝辭如此不可把四箇也字平看方氏曰婦以供養舅姑爲義生旣不獲供養故必廟見以祭如生之盥饋然然後爲婦供養之義完備而無虧欠也故曰成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止康子之過也

吳氏曰上天之照萬物者惟一日下土之君萬邦者惟一王祫嘗之所尊惟一太祖禘祭之所尊惟一所自出之帝郊之所尊惟一上帝社之所尊惟一后土所尊之神惟一無或有與同者故曰無二上作僞主蓋爲師旅四出只一

遷主不足用而各以僞主充之也觀康子敢於抗行賓主之禮而不復知有君臣之分則自其居喪之始已有無君之心矣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止蓋貴命也

方氏曰齊車示有齊敬之心焉行而清道曰蹕

吳氏曰主命謂雖無木主但所受於神之命卽是主也貴命謂以神命爲重其重亦如神主也貴命總承不專就歛藏說

子游問曰止自魯昭公始也

古者男子泛言君命所使教子又更端之辭子指庶子教子

則專指慈母也 吳氏曰一弗忍於慈母初死之時而欲喪之再弗忍於有司既諫之後而練冠是以小不忍而亂禮也 按左傳公於母歸氏之喪無戚容今乃弗忍於慈母益兩失之矣昭公之不知禮豈惟娶同姓一事哉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 止 過時不祭禮也

君子之行禮於外也非偽為也所以飾其情之存于內者也情之哀也則有衰麻哭泣以飾之情之樂也則有饗燕歌舞以飾之未有無其情而虛有其禮者也註以先王制禮言非是

過時弗舉是大槩說過時不祭亦泛指他祭說庶子不追祭

意俱在言外

賤不誄貴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諸侯以下皆然惟天子不在此例蓋天子至尊無二若拘於賤不誄貴幼不誄長之禮則臣不得以誄君而天子反無誄矣故稱天以誄之則若天為之誄而臣下代為之言耳自天子之外相誄且不可而况誄貴誄長乎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 止 故誣於祭也 綏 輝

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則庶子往祭矣而祝辭 云 是以宗子為主也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則庶子之祭彼不得以與

聞矣而祝辭云是仍以宗子為主也攝主不厭祭以下畧於宗子者有五不歸肉以下又畧於宗子者有二至於無爵之庶子望墓為壇則又畧矣若順首先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壙壙直直疇疇

日食有常度何不慎之於卜日之始豈古之時不先以頒示於人乎不然則越境踰時如營丘之反葬於周者乎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至末

弁士之弁冕大夫之冕

君子尊君臣而言註云指人君也便把下句說在君子外了魯公所居者乃武王之喪

文王世子第八

文王之為世子止文王之為世子也

劉氏曰夜不遑寐故雞鳴而衣冠已具曰安乃喜以其達旦懷憂則喜形於色也心有所懼則色形其憂急侍其親則履不能正兩箇亦如之雖重在問上還連喜說為是復初處截上為問安下為視膳

不敢有加註用不可二字未是不可意尚稍在不敢之前莊氏曰天下之理惟極其至則不可以復加文王之事親豈一毫之不至哉武王而復求加焉則非可傳也非可繼也故武王之事文王盡循文王之所以事王季者而行之

不敢復加焉 文王有疾以下又在不敢有加之外乃另指其處變之一事言之不可作證其實看 齒亦齡也是先解箇齡字古者謂年齡却證出齒亦齡也來言古者曾有年齡之說今以古者之言觀之則年齒亦齡也不必專以國言也我百爾九十方是正解與我九齡之意吾與爾三焉此句又在占夢之外蓋帝雖與爾九齡吾今於九十之外再與爾以三割已之有以與子所以見愛之之意也雖然豈有是理哉

方氏曰泣昨臨朝也泣言以位臨之踐言以足履之成王主也故於昨曰泣周公相之而已故於昨曰踐輕重之別也

註云踐履其臨昨之事解得踐字不是了相踐昨尚未到事上而治二字方以行事言之 父子君臣長幼不可平說只重在子臣幼一邊 伯禽周公之子乃臣也非世子也使之行世子之法不幾于僭乎蓋默以示成王而寓長善之意於此焉有過者乃成王也非伯禽也因之而撻其子不幾于忍乎蓋默以戒成王而寓救失之意於此焉不教之以君道而教之以世子之道不教之於吾君而教之於吾之子周公之事成王可謂委曲以成其君矣 文王之爲世子也此句與伯禽無干只重在教成王法祖上言世子之道何道也乃文王之爲世子者也註云伯禽所

行又云乃諸侯世子之禮非王世子之禮只管替周公辨白誤矣

凡學世子 止 書在上庠

必時作總舞則春夏干戈秋冬羽籥業則春誦夏弦秋禮冬書這都是必時處舞之以時也必有其地而又各有其官業之以時也必有其官而又各有其地此因時施教之法也地與官帶說只以時為主 皆於東序則教有定所矣然又不可無常職也學干學戈有官以學之又有官以贊之則羽籥可知矣胥鼓南不重因大胥贊之旄人學南亦大胥贊之耳言不但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旄人學南亦大胥贊

之也 然春夏不特干戈也春誦 云 秋冬不特羽籥也

秋學 云 誦與弦其為音節畧同也教之者官同而地

亦同禮與書其為學術各異也教之者官異而地亦異矣

凡祭與養老 止 列事未盡不問

上言祭養老乞言合語下言舞于戚語說乞言亦互文 命

乞言當自為一句命字與學字相對謂學之以舞于戚語

說命之以乞言也新安王氏云論說即舞于戚語說乞言

之數為講論而詳說之也非為之論說則習其事不明其

義誦讀其言不明其指歸與不學何異如此說方與下節

侍坐及問有情似此註更是 小樂正大司成官不同也

或詔儀節或論說義理教不同也而皆東序則其地同矣
大樂正只附在大司成內若作三人平看便與兩箇東序
不協

侍坐者卽世子及士也遠近以下雖有三項下二句俱承可
以問來蓋遠近間三席則聲足相聞於問爲便然終則負
墻是旣問之後亦不可妨人之問列事未盡不問是方問
之時亦不可恣已之問也 不問在前負墻在後本文倒
言之耳不可把末句總爲負墻後事

凡學春止必遂養老

此三節通以天子言似上下語意尤順若單以中節作諸侯

說則凡釋奠凡大合樂終費周折不知若說天子有何妨
碍而註乃偏主諸侯何也今姑專主天子以備一說 凡
學爲句春爲句學以業言春以時言謂世子及士之爲學
也必先行釋奠之禮以致敬於其所自焉以春言之則掌
教於春之官釋奠於春時所業之先師秋冬亦如之不言
夏者在春如此夏可知矣此天子之國學四時釋奠之禮
也至於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而又必以幣夫上文
止釋奠於先師而此復并及於先聖上文止於釋奠而此
復加至於用幣豈非以時教輕而立學重故耶 凡釋奠
凡字兼始立學及時教言有國故則否此句乃反言以見

意除是有國故則否但無國故未有不合者矣有合固是合樂非大合樂也天子視學而釋奠方大合樂於是行養老之禮焉

三節通以釋奠爲主凡學凡始立學是釋奠因此而舉合樂養老又是因釋奠而舉者也夫釋奠一也然時教則不及先聖不用幣必待始立學方及先聖而用幣時教及始立學則不大合樂不養老必待天子視學方大合樂而養老釋奠之禮煩簡不同有如此夫葉氏曰天子一入學而所教者三釋奠以教其重道也合樂以教其崇德也養老以教其致孝也三代盛時貴游子弟皆能秉禮出封於

外足以禦亂食采於內足以助治此道素行也

凡語于郊者止教世子

小學在郊故謂之郊取賢斂才虛說下三句便是方氏曰自外入內謂之進自下升上謂之舉自隱之顯謂之揚曲藝以下在取賢斂才之外進其等是就其所考之中而升之以其序又是就其所進之中而別之郊人郊野之人言鄙畧也誓之以待又語卻之矣進其等以其序又從而取之謂之郊人遠之矣取爵於上尊又從而榮之大意雖如此然誓之是一事在先下三事却通是又語時事待士則賢與才而不遺待曲藝之士則法與恩而並用此小

學論士之法也

用幣緊接着與器讀不可與釋菜平看觀一既字可見釋奠祭之輕者然猶有酒也釋菜止於芹藻之類則又輕矣蓋器原輕告器將用其事又輕故其禮亦從輕耳不舞不授器兩箇不字平重註只重在不授器了 所禮之賓乃釋菜駿奔之士也方氏曰一獻則無酬酒之煩無介則無傳命之助無語則無合語之禮 因器而祭則不舞不授器是告神之簡其禮因祭而儉則一獻無介無語又禮賓之簡其禮矣

凡三王教世子 止君之謂也

錯 挫

方氏曰樂由中出故以之修內禮自外作故以之修外兩相合謂之交兩相雜謂之錯 禮之修達於中樂之修達於外只說了箇交錯說不得箇中字既是交錯於中如何說樂之修達於外樂之修既達於外了如何又說有諸中必形諸外 修內修外是內外平說今云有諸中必形諸外恭敬溫文亦是平說今下既有又有四字都把作一串說了 修內二句是自其始而分言之交錯二句又是自其終而合言之此處且說禮樂始終之能事如此尚未着在人上其成也方就人說恭敬從交錯於中來溫文從發形於外來

馬氏曰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教之所始也此禮樂之分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則禮不止於修外樂不止於修內而教之成也此禮樂之合也真氏曰樂雖修內由內以達外禮雖修外由外以入中二者醞釀涵暢相與無間故其成也但見其悅懌而已自禮樂之始而言之則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似若各一其用矣然要其終而言則禮樂一道而又未始不相通也樂固能修內而禮亦能修內禮與樂皆交錯於中而禮不專於外矣禮固能修外而樂亦能修外禮與樂皆發形於外而樂不專於內矣禮樂有各盡之功而又有合一之妙如此苟能以樂

修內以禮修外用力之久而至於成焉則樂雖修內亦能由內以達外禮雖修外亦能由外以入中二者醞釀涵暢相與無間而其心之悅懌自不能已矣由是內則恭敬而外則溫文蓋樂以修內則內無不和矣今也內不徒和而又有恭敬焉禮以修外則外無不敬矣今也外不徒敬而又有溫文焉恭是齋莊而不怠惰敬是謹恪而不放肆就自然說卽大學之恂慄也溫則不暴文則不野是其德容俱盛渾全不偏禮樂之有益於人大矣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豈非以此之故哉

方氏曰禮樂者教之之道也苟非教之之人則道不虛行故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上文教以禮樂則必有掌禮樂之官如樂正司成之類矣。然道尤莫大於父子君臣之倫。官尤莫要於師保。傳之職。方氏却把兩節做一事看了。真氏曰：養者從容啓迪以養其本然之善使之自然開悟也。然其道無他不過父子君臣之六倫而已。太傅以審示言謂修於身以示之。少傅以審喻言謂開說其義以曉之。太傅以身教少傅以言教也。教世子以事而喻諸德謂教之以事親之事則知孝之德。教之以事長之事則知弟之德。天下無事外之德也。安護世子之身輔之翼之使歸諸道耳目口體不以欲而動即所謂道天下無身外之道也。

立字欲字就指三王說。父子君臣只重在子臣一邊。兩審字不同。上是行之審慎。下是言之詳審。教喻之喻就世子說。與上下二喻字不同。德行喻諸德歸諸道俱指父子君臣而言。教之以事句有知意慎其身句有行意慎其身以輔翼之乃倒裝句。謂輔翼之以慎世子之身也。慎字還屬保不屬世子。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是養之之意。太傅二句方言其養之。事前後出入四句辭平而意不平。又因傳而并及師保也。過下當云夫太傅以身爲教少傅以言爲教則其在後固教喻而德成矣。師保何爲者而亦均之以教喻而德成何耶。蓋師也者云云。夫師保傳

之官致世子之教喻而德成如此若以匪人參之德何由而成哉是以三王必慎於用人也記言虞夏商周引來却只重三王說者把語曰以下當作使能看便說在三王外去了 師保疑丞便是四輔三公蓋師保而參之以疑丞卽爲四輔師保而益之以太傅卽爲三公四輔之設不必全備其四人之數三公之設不必全備其三人之數但能爲四輔者使爲四輔能爲三公者使爲三公惟其人則任之苟非其人則寧缺之而已記之所言如此蓋言四代之使能也不然雖備何益哉三王之慎於用人於此可見矣君子曰德頗難看以君子曰爲記者之辭則一箇德字何以

爲句如小註教世子必使爲君子則是謂世子之所以爲君子者曰德也似太費周折今姑以君子二字作君之子看德字兼上兩節而言謂君之子惟在於有德而已德成以下是推所以君子曰德之意俱要本着禮樂倫理說末句意思與大人之事備矣相類言君子雖未爲君而官正國治如此則君道已在是矣註於君之謂上又加世子二字便不是 上兩節皆所以成世子之德此節則推言其效以結之正發三王所以教世子之意也

仲尼曰 止 世子之謂也

抗世子法於伯禽以善成王這裏也是說也迂其身以善其

君了下又述其所聞與之相形說以贊美之言人臣之義苟有益於君雖至於殺身猶爲之况善其君則不止於有益而迂其身則又不至於殺身凡爲人臣者猶能勉其所難而周公乃不能爲其所易乎然迂其身雖甚易而人亦未必能善其君以周公之聖而爲之則綽綽乎其有餘裕矣然則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註把末句只做一箇容易底意思看了便不見優字意而失夫子贊美之旨矣

夫迂其身以善其君周公固優爲之矣然周公何不直道而行乃迂其身以善其君而過於委曲如此哉蓋知爲人子云云未有不知爲子爲臣及事人之道而遽然便能爲

父爲君便能使入者成王幼不能泣詐則是不能爲父爲君使人矣所以然者由其不知臣子事人之道耳然將欲使之不爲父而仍爲子不爲君而仍爲臣不使人而仍事人則不可得矣故周公曲爲之處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知爲子事父爲臣事君爲幼事長之義庶幾知爲子則可以爲父知爲臣則可以爲君知幼之事人則可以爲長使人而不至於不能泣詐矣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此句從成王幼不能泣詐來這見得善其君是不容已處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此句從以爲世子則無爲也來這又見得迂其身是不得已處然則

周公迂其身以善其君是豈無所爲而然哉 周公臣也非君父也成王君也非世子也周公且以世子之道委曲而教其君如此則君之於世子可不慎所以養之者乎

君之於世子三句正與周公相形說吳臨川云凡天下之爲人父者於其子雖有父之親而無君之尊也凡天下之爲人君者於其臣雖有君之尊而無父之親也這却泛與君父相形了不可從 三有字俱就世子說註誤把有父之親二句屬之於君只得連兼天下而有之都含糊說在君上然後下文另出爲子者三字以添補之終覺拗些 君爲世子之父又爲世子之君其親而且尊如此視周公之

爲人臣者何如哉可見其責有不容辭者矣世子爲人之子而父能盡其父道以教之是世子有父之親矣世子爲人之臣而君能盡其君道以教之是世子有君之尊矣今日既有父之親有君之尊庶乎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他日涖阼而治天下然後能兼天下而有之不然則今日無父之親將來亦不能爲人父今日無君之尊將來亦不能爲人君雖繼世而有天下亦終不能保其有矣然則爲父爲君者養世子可不慎哉蓋初無難處之勢而不煩迂曲之勞苟不慎其所養以貽他日之憂則有忝於君父之責無取于尊親之列及人

臣而迂其身以善其君者之不如矣

三善皆得此得字已屬在國治上了與後面得字不同 他
人行一物必不能兼得三善蓋爲子而不兼爲臣事人而
不兼使人也世子則備爲子爲臣之職有事人使人之分
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何謂行一物其齒於學之謂也然
齒於學如何便得三善故世子云云 故世子齒於學是
行一物國人觀之以下是三善皆得故父在以下則申言
以明之引言以結之也

國人指百姓說不可因君我與我兩我字作同學之人看便
狹了與國治不相應矣君子與臣之節且泛論其理學之

爲父子方說到齒讓上 夫世子齒於學似與君父無與
也曰長長也而衆知長長之節此固然矣乃又曰有父在
則禮然而衆知父子之道曰有君在則禮然而衆著於君
臣之義何耶蓋世子雖非卿大夫適子及俊選之比而已
居儲貳之尊矣然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是世子亦
不可謂非人之臣子也其以臣子之禮自處正所以尊君
親親耳故爲君父者使世子齒于學而教之以親親之道
焉教之以尊君之道焉教之以長長之道焉斯道旣得由
是衆知父子之道衆著於君臣之義衆知長幼之節莫不
篤倫理而興仁讓國無不治者矣語曰云云 正世子學之

為父子焉云之謂也司業司成即學之為父子君臣長

幼焉之謂元良以貞即道得而國治之謂業與成分知

行說元良就從司業司成來一有二字為下句設與中庸

註一有不誠同意元良方指人言謂一有大善之人則萬

國以貞矣註云世子有大善是把一有做人元良做德了

此四句且泛說若照註指定世子則末句不消用矣

庶子之正止無服親哭之倅粹賙奉剽轉讞業

陳氏曰言教世子而繼之以正公族行法自貴者始也教之

事乎上則以孝弟交乎旁則以睦友恤乎下則以子愛

父子長幼盡乎公族之人矣教之孝與子愛則以明父子

之義教之弟與睦友則以明長幼之序此下文之大指也

其朝於公此句通管兩節此下四其字皆指公族言也既云

庶子正於公族而又曰司士為之蓋司士掌群臣之版正

朝儀之位外朝乃其職掌庶子則總攝之者也方氏曰三

公而下皆在所司而以士名官者司至於士則朝之所司

者悉矣其在宗廟之中此句亦通管兩節則如外朝之

位為一項宗人授事為一項末句通承如外朝之位只

言其班行與外朝相似若以次序言便涉在以爵上了

位固同於外朝矣然必以其爵蓋爵所以定位也事固授

於宗人矣然必以其官蓋官所以治事也登餼升堂而

餽尸之餘也獻洗酌以獻尸也受爵受尸所執之奠爵也
惟上嗣得以爲之非但異姓之長賓不得與而同姓之長
兄弟亦皆不敢僭矣此雖士禮亦公族中之爲士者 內
朝以齒上已言之矣又重言者要說出庶子治之與司士
爲之相對以足前意耳

燕必有賓主然族人爲賓則以客待之嫌於不親矣故以異
姓爲賓公爲主人則與異姓抗禮又嫌於不尊矣故以膳
宰爲主人 公與父兄齒就接上兩句說有異姓膳宰相
爲賓主而公與族人則不在賓主之列而亦不復拘上下
之分矣 與父兄齒所以篤親親之情世降一等又所以

明親親之殺然族食另提端說不與上句相接

其在軍其字又指世子而言守之者爲意外之防恐有失亡
汙損之虞也 正室諸父諸子諸孫卽公族之無事者太
廟貴宮貴室下宮下室則皆公宮也 一是從君之行而
專其所守於外一是因君之行而分其所守於內
素服下疑脫居外不聽樂五字親哭之下疑脫於異姓之廟
五字

公族朝於內朝 止不翦其類也

內親者以其爲同姓之親故進之於內體異姓體百姓俱是
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孝愛之極其至故曰深方以道

言鄉方趨向其方也註以親爲親之以體異姓爲體貌體
百姓爲一體深爲深遠之思鄉方爲所鄉之方俱未是
公與諸父諸兄齒則事父之道皆推之於諸父事兄之道
皆推之於諸兄矣孝弟不於是而達乎 方陳氏曰事生
之道不若事死之爲至居安之節不若居危之爲難所以
爲孝愛之深正室守太廟此以承重者守所重也 尊宗
室與君臣之道著分人神平說宗室卽是正室太祖爲君
高祖以下爲臣 讓道則專指生者父兄不見侵於子弟
子弟不敢抗於父兄也此達字只是通行之意與上達字
微異

覆解與前不盡相貼如內親賤無能則所重原不在此異姓
膳宰有司罰之又畧而不及且公族之罪一條反列於結
句之後此古人文字也或亦以罪惡可醜不欲與前相連
而特寘之於後與 官治且說盡職邦國只指公族說庶
子之正於公族而事事能舉其職則人倫明於上而小民
亦親於下矣倫與方俱不離了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天子視學

止

念終始典于學

秩

只闕

缺

學指虞庠言視學以始立學也不待取證於始之養也一句
觀祭先聖就可見若非始立學便只祭先師矣 行事與
秩節祭先師先聖文氣與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

樂以造士相類上虛下實本一事而相趕說耳。釋奠先老者因養老而示其不忘本也。年老而兼知三才之道故曰三老更事而兼知五行之道故曰五更。

登歌清廟是一事既歌而語是一事既歌二字帶言不可看重了以成之也。總承謂有歌有語以成其養老之禮也。然何以見其成之。蓋既歌而語則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登歌清廟則合文王道德極致之音。一則有關於倫理一則有切於身心。此二事在養老之禮中乃其至大者也。其他設位省醴之類儀節非不詳文物非不盛皆無有過於此者矣。惟其爲禮之大此所以以成之也。致字指德音說。

註只以德言未是凡文德之音皆謂之德音而清廟之詩則所以詠文王之聖德乃德音之至極而無以復加者。

下管象二句比升歌清廟進了一步。正君臣之位二句比既歌而語進了一步。一是作樂一是行禮達神與德上下之義行則又各言其效。夫登歌清廟固合德音之致亦惟歌之於上而已。於是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是樂不但歌之於上而又作之於堂下也。則達有神以啓其自然之明與有德以復其本然之善而樂有以感乎人心矣。既歌而語固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亦惟形之於言而已。於是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是禮不但形之於言而又見

之於行事也則君臣不失其上下之分貴賤不混其上下之序而禮有以敘乎人倫矣 天子升自阼階南面老更群老降自西階北面這是正君臣之位畿內諸侯列於前鄉遂之吏列於後這是正貴賤之等乃養老既畢又另序了一番位次 看來貴賤只就上句臣字內分出臣既是老者則貴賤似不必另說了蓋天子與老者分君臣三老五更國老庶老又自分貴賤耳

觀聖人字及兩古字斷不可照註作後王說以記序解記字亦欠通只有繼續何曾見有記序今以下文一舉事舉大事照着或者記事亦是舉事因下節有世子之記字樣遂

致此之舉二字亦訛而爲之記耶 紀義不止既歌而語當兼登歌下管兩節爲是紀者綱維之也 古之人二句撮上文而申言之以起下意耳一字備字相叫應 慎其終始正與德之備三字相關衆安得不喻正與衆皆知三字相照此又推其所以知德之故也使慎其始或不慎其終則其德有所缺於後慎其終或不慎其始則其德有所缺於前衆亦何由而知其德之備哉念終始典于學乃斷章取義所以證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也蓋大事正行於學而有終始者

世子之記 止至末

禮記集說 卷之三
食下二句一串說問所膳爲句羞卽其所膳者問其膳正是
要知其所進之羞 必敬視之比上在視又不同此親有
疾時事也

禮運第九

昔者仲尼 止 是謂小康 竊切

嘆魯蓋因蜡祭一事失禮而嘆其事事皆無足觀也若只指
定祭事失禮則嘆魯難說睹舊章而思古又與嘆魯欠切
三代英賢之臣所以得時行道之盛當作一句讀大道
之行乃自行者得時行道乃人去行者此世之盛却是兼
說 大道之行此上古君道無爲之盛也三代之英此中

古臣道有爲之盛也大道之行未可遽復而三代之英則
有可爲故有志焉欲以追復三代之治也夫既有志於三
代之英則深有望於魯今魯事日非斯志蓋終莫之遂矣
其何能以勿嘆哉 看來喟嘆是因祭事失禮大道以下
又是睹舊章而思古還分兩意說爲是註都歸在嘆魯上
了嘆魯乃其本意却是後人看出當時孔子只託爲思古
自嘆之辭原未嘗自認爲嘆魯也似當繳云夫既有志於
三代之英今世不我用則志莫之遂矣其何能以勿嘆哉
天下爲公二句一串說選字當作上聲讀今注去聲誤矣於
賢言選於能言與當作互文看句法與執簡記奉諱惡相

似謂選賢能而與之也 天下爲公選賢與能是一項講
信修睦是一項通是在上者事至下文露出箇人字來方
說到衆人上去註於講信修睦處就下箇當時之人豈未
見下面另有一人字乎 故字從上二項來註只頂講信
修睦一句了使字頂上兩句統下四句男女貨力又比上
文進了一步 在上之人天下爲公選賢與能則公而不
私矣講信修睦則信而不僞睦而不爭矣由是天下之人
亦無復私吝無復詐僞無復垂爭而事人之親猶已之親
愛人之子猶已之子使天下之老者壯者幼者矜寡孤獨
廢疾者各得其所矣然豈惟是哉以男女言之則又皆不

失其所宜以貨力言之則又皆不私其所有

方氏曰天生其利人乃不取是以人逆天也故貨棄於地爲
可惡人犯其勞我享其效是因人成事也故力不出於身
爲可惡 兩惡字內含貯貨用力意兩不必字又是一轉
語大意云貨出於地者人不收其利則棄於地矣彼則
惡其棄於地也而必使貨之不棄於地然其所貯之貨所
以資天下之用也而不必藏于已力在于身者也人若憚
其勞則不出於身矣彼則惡其不出於身也而必使力之
出於身然其所用之力所以成天下之事也而不必爲已
註中下今但得三字便似指望有此人底模樣人情多詐

又是末世之人情了恐古人尚未解惡到此處原來兩箇惡字都只是惡自家耳 一說兩惡字是推他各人的意思如此就有下文不必之意了言人之貯貨也特惡其貨之棄於地耳初非以自利也人之用力也特惡其力之不出於身耳初非以自爲也此與註稍異似前說爲是 劫人之財爲盜伺間而發爲竊作逆爲亂害人爲賊

下節比上文少了講信修睦男女却多了城郭溝池禮義古人文字只取大意相合而已世及爲禮亦只是天下爲家然各自爲說非以此明彼也 今大道旣隱在上者則天下爲家矣在下者則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已矣世

道至此則大人欲如上古之無爲不可得矣於是世及以

爲禮

云

云

世及是一項城池是一項禮義以下九句是

一項三項平說賢與功作活字看已字就君而言 以正

君臣四句是以禮義爲人倫之紀以設制度四句是以禮義爲政事之紀人有勇知之賢則以禮義而賢之褒之以爵祿也人有爲已之功則以禮義而功之酬之以爵賞也

謀字微讀用猶因也用是由此指上三項言下面由此字又指兵謀言蓋世道不古而綱維愈密於是謀作兵起而天下亂矣不有撥亂之人世道將焉賴乎故數聖人由此而興焉謹於禮正是其撥亂爲治之道乃其選以後事

或謂謹於禮在其選之前作推原說便與由此二字相軋了義寓於事物而難明則禮以著之信出於吾心而難成則禮以考之人有過而難知則禮以著之仁道溥博而易流吾未必盡當其施也則禮以刑之讓道委曲而難曉人未必盡知其詳也則禮以講之謹於禮以示民有常如此庶幾謀之作者以息兵之起者以伏故衆皆以爲福我而推戴之矣不然則在執者衆皆廢黜之而不得安享其位所以然者衆以爲殃故也註是會意解之故殃解在前去解在後

蔣氏曰聖人處大同之世固能運無爲之化處小康之時要亦無不盡之心夫惟無不盡之心故能居小康之時成極治之化當大道之隱使大道之行以此言之帝王有異時無異道聖人因循以思禮其不能無望於魯而有志於帝王之世者如此三代之英以臣言六君子除周公外却又皆以君言豈所謂三代之英者直到是謂小康處另於言外見之乎且通節都是說他那衰颯氣象亦安在其爲世之盛而夫子何爲有志於此耶蔣氏雖照管得好終覺得與未逮有志底原意不甚相貼

言偃復問曰止吾以是觀之遄傳

禮之急是從在執者去上見出夫子所答則禮之所以爲急

者也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這兩以字相趕說與上節諸以字平舉通承者不同是故夫禮以下正說承天道治人情處 列於鬼神乃法其屈伸往來之理耳若依註便說到祭上不消又達於喪祭了 本於天三句以禮之體言正見得是承天之道達於喪祭一句以禮之用言正見得可以治人之情尚未着在人上故聖人二句方是着實說以禮示之含承天道在內天下國家可得而正則人情無不治矣

上文夫禮

云

這便是極言禮了可得而聞方是欲夫子盡

言之一說極盡也欲夫子盡言之也尚未是 之杞之宋

為句若連下讀則與欲觀二字不相應矣

夫禮之初

止

皆從其朔

蕢

塊

擘

百

搏團

方氏曰方是時地產之穀有黍然未有釜甑也故燔之天產之物有豚然未有刀刀也故押之尊未能鑿木也故汗尊飲未知用爵也故杯飲鬼神之道幽而難格菲薄之禮疑若不足以致其敬也故以猶若言之 蔣氏曰上古鼎飪未具而燔押以為食爨酌未設而汗杯以為飲聲樂未備而蕢土以為歡簡素質實而巧偽不形則以此而接乎鬼神自其一念之誠而施之有餘也 禮與飲食相較輕重判然矣豈知禮之初起實自飲食始何以見之燔黍押豚

食之簡陋者也汗尊杯飲飲之簡陋者也蕢桴土鼓侑飲
食者之簡陋如此則飲食又可知也此不但可以致敬于
人以之致敬于鬼神而鬼神亦無不享矣夫燔黍之類飲
食之至薄者也敬鬼神禮之至大者也以至薄之飲食尚
可以行至大之禮况飲食未至於如此之薄禮未至於如
此之大者乎信乎禮之初始諸飲食矣使無飲食則心雖
致敬而外無以將之其何以成禮哉本文意只重在飲食
上註上古人心無偽之說又於飲食外尋出箇意思來反
把飲食說輕了

方氏曰後世雖或增其文而不能損禮之實雖或異其迹而
不能易禮之意故曰皆從其初

吳氏曰營窟土處以避寒也槽巢木處以避暑也 方蔣氏
曰爲宮室之類然後足以代巢窟爲醴酪之類然後足以
代血毛爲布帛之類然後足以代羽皮皆聖人開物成務
以教天下而使之相安相養於利用出入之間者也 三
項俱從修火之利來以養以事兩以字亦從三箇以爲來
末句方屬在後世後聖就是朔註中有往聖字蓋自後世
視之則後聖卽爲往聖也或把三句通屬後世終是兩箇
以字有碍

故玄酒在室 止 諸侯祭社稷

醖盞 粢祭 盎漾 窶密 澣緩 盞茲 爛前 漠莫

陳氏曰道之精常幽玄而淡薄道之粗常明著而精美精則常貴而尊粗則常賤而卑先王於名數之間而未嘗不寓之以道之意蓋玄酒則水也而陳之在室幽之所而且尊也醴醖漸至於致味故用之於朝踐陳於戶則幽明之中而尊卑之際也粢醴用之於饋食而陳之於堂明之所而漸卑也澄酒用於尸卒食之三獻故陳之於下明之尤著而且卑也以神道事之則以五齊以人道事之則以三酒犧牲所以致其養琴瑟鐘鼓所以致其樂祝嘏所以致其文 馬氏曰犧牲者鼎俎之實鼎俎者犧牲之寓犧牲未

殺故言陳鼎俎未實故言備祭祀之樂其類非一故言列祝者代子之辭以告孝於其父嘏者代父之辭以告慈於其子二者各有其職故言修 降上神先祖以祭言此是我去降之承天之祐方是來降蓋玄酒在室云 則咸有以備其文物以正君臣云 則兼有以敘其彝倫上神先祖自無不降矣降就是承天之祐了 這是宗廟之祭只以降其先祖耳然天之神無往而不在故曰降上神天之尊無神而不統故降上神先祖而又總謂之曰承天之祐作其祝號此尚在未祭之先以嘉蒐鳧兼上古中古而言是謂合莫乃就以嘉蒐鳧而斷之之辭言其嘉善蒐鳧是能

契合神明於冥漠之中也註却把二句混解了。烹者卽犬豕牛羊合字體字却有兩意是謂大祥又是就然後退而合烹以下而斷之之辭言其不偏于質而又能濟之以文是爲禮之至善者也。方氏曰血所以告幽毛所以告全腥其俎則事之以神道孰其殺則事之以人道合衆物而烹之骨有貴賤各異體焉故曰體以稻粱而實簠以黍稷而實簋以水土之品而實籩豆以五味之和而實鉶羹故曰實祖禰所以望子孫者莫大乎孝故以孝告子孫所以賴祖禰者莫過乎慈故以慈告。周蔣方氏曰奉上世之禮物而罕及於後世者則無文奉後世之禮物而罕及

於上世者則無本方其合莫以求神也物味薄而誠敬在禮文簡而精神通至於成禮而致祥也品物具而神祇樂誠意散而辭說行夫禮至於此則始於古而成於今始於質而成於文矣故曰大成也。誠意散三字用得欠當

此節祝號自爲一項是謂合莫是謂大祥對看大成當總承備祝號之辭兼古今之禮說不可遺了首句

馬氏曰夫郊者天子外祭之重者也禘者天子內祭之重者也非諸侯所宜有也二國所以得郊者蓋以二王之後修其天子所行之事後世遵守而行之者也。禹爲三代之盛王此句解得不是原不重在聖王上禹是箇天子契雖

非天子却是箇天子之祖皆與周公不同 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是幸魯之猶能秉周禮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則所望於魯者又孤矣豈不可哀哉然何以見魯之郊禘非禮也杞之郊也以其為禹之後而有禹也宋之郊也以其為契之後而有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周公則為周之臣而非禹之為天子者比也為諸侯之祖而非契為天子之祖者比也魯安得與杞宋比而世守天子之事以僭郊禘之禮哉然所以不得比杞宋而行郊禘者何也蓋以禮言之天子祭天地諸侯惟祭社稷而已是諸侯可以祭社稷而不可以祭天地則郊正所以

祭天而禘亦與郊等者也豈魯之所宜僭者哉夫例之以事守則非其比律之以法制則非其分今也忘其祖之非禹契而僭天子之守不察郊禘之非社稷而僭天子之祭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魯之祖非天子則不宜僭杞宋之禮魯之分為諸侯則不得僭天子之禮

祝嘏莫敢易 止 藏身之固也 學 甲 脇 挾 謹

自祝至嘏中間儀節不一俱莫敢易不專就祝嘏上說常與變對古與今對謂守乎常而不敢通之以變師乎古而不敢參之以今也 福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之類不可便以來享為福 大祥以禮文言大假

以福祥言絕不相類註作一意看誤矣

蔣氏曰禮莫嚴於祭然誠敬不根于內心則交神之道虧用器或忘乎分守則僭上之患逸蓋致祭受福之義盡之於對越無愧之素而行之於精神必通之時誠非具文也如其出於宗祝巫史藝以藏之而有事之際舉以行焉謂之幽國宜哉爵有醜尊夏商所制也今諸侯而醜尊以及尸安得不謂之僭君噫聖人言禮至是則亦甚不得已矣祖考君也尸以象之故稱尸爲尸君註云君之尸未是吳氏曰先言臣與僕之不同稱以見臣與僕同居處者之爲非禮先言喪與昏者之不役使以見衰裳入君朝者之

爲非禮

陳應王氏曰禮之失起於制度之壞故此言先王制度制則有所裁度則有所限先王以人之子孫上以承先祖之祀下以緜本支之世莫不思有以處之然其處之各得其宜大者謹其禮而無濫恩小者安其分而無歉志以制度不可踰也 田以無功德者言國以有功德者言 通篇故字甚多亦有不盡相承者此以處子孫爲主與上下文幽國之類各自爲一事乃雜舉其得失而類言之似不可承上說來

由上文觀之得禮者二失禮者七可見禮爲重而其責則在

於君焉曰大柄者見其爲君之所當執也然不曰國之大柄而曰君之大柄蓋以君爲器禮爲柄觀下文治政安君是執禮則君安如執柄則器舉註却把國比器誤矣本文只有安君何曾有國可治字面哉然君既是器矣如何又要他執柄此亦大槩比喻不必深泥 嫌微鬼神制度仁義皆政之所在而君之所繫以爲安危者也禮以別之明之儼之考之則政無不治而君亦由之以安矣禮非君之大柄而何

政者君之所以藏身承上文治政安君政不正則君位危而言再不纏到禮上了此句尚未正說藏身且只就政上說

下文政本於天而聖人藏身之固方纔說破了夫以政之善而能藏身之固如此然則政者非君之所以藏身乎此處只說政不說禮國可保意就在藏身之固內註於政之前添出箇庸禮來於身安之後添出箇國可保來俱失之贅 夫政必本於天此句尚虛殺字上方見出天來降命上方見出政來二句一串說言政必本於天而殺之以降命也下四句卽殺以降命之實註以天敘天秩爲言又多添出一項了 因祭社而遂乘此時以降命於天下此謂之殺地之政然所降者卽殺地之命也不可便把命降于社看成一箇空命了仁義之政是教人尊祖親禰也 興

作兼君民而言力役之征君之興作也穿竇塞修困倉補垣墻爲宮室之類民之興作也制度則小而權量規矩大而儀章品節皆是 政既本於天而殺以降命則其命之所及莫非天之所爲而政無不善者矣由是萬事各得其宜萬物各得其所下則民安而亂不作上則國安而變不生君享安富尊榮之利矣其藏身有不固乎若非本之於天則政不治而君必不安政不正而君位必危吾未見其能藏身矣

故聖人止去其貪

參並是工夫字以治政是說他那意思如此處其所存玩其

所樂這就是參天地並鬼神之事禮之序民之治就是治政處然果何以見之蓋天時地財父生師教此卽天地鬼神之所存所樂者也以正用之卽所以處之玩之矣末句比正用又進了一步兩箇君字俱就聖人說 自其體而言之則曰存處者區畫而品列之法其體之異者以制禮也自其情而言之則曰樂玩者優游而厭飫之法其情之同者以愛民也休養生息各得其所便是民治 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又是倒裝句法不可以人字對天地字看父師與天地是一類人與時財是一類 時則有天以生之財則有地以生之人則有父以生之有師以教之是四者

各一其用而不能以相兼矣非聖人以爲之君將何所賴以成其能哉蓋聖人之爲君也位天地之中居父師之上則有以兼總其任矣於是順天之時因地之利而盡裁成輔相之道這是以正用乎天時地財也以制田里以立學校而妙富庶教化之術這是以正用乎父生師教也以正用之謂順其自然之理而以正道用之只在政事上說註云正身修德誤矣立於無過之地方是正身修德處然亦無工夫乃聖人已然之事註又把做勉人說了 四者君固以正用之矣然豈無所本哉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惟其能立於無過之地則已無不正故能以正用之向使其不能無過則吾之一身尚未克正而道不能同乎天地智不能通乎鬼神四者自不能以正用之矣欲禮之序而民之治也豈可得哉

君者所則二段言君之道百姓則君三句言民之職雖是兩意須一透說去觀故君則人故百姓兩故字可見 同一則人養人事人也在君則犯有過不足失位之嫌在百姓則獲自治自安自顯之利這見得上下各有所宜矣 故禮達故字又總承上文說君者所則而百姓則之君者所養而百姓養之君者所事而百姓事之君有君之道民有民之職如此這便是禮了禮之教既達則上下之分自定

蓋禮所以辨分者也 朱子曰達謂達於下 蔣氏曰天下之勢莫患乎上下無以相別而分守無以相安也若夫主勢一定而君德既孚天下之民方且遵名守教相從於畏愛則象之中甘心於服役事養之際求其爲自安自適之不暇安有欺背僭陵之事哉好生惡死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有禮以率天下能使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矣

故用人故字亦與上文無相干處

故聖人止舍禮何以哉

天下本非一家也聖人能使之爲一家若家人父子然中國

本非一人也聖人能使之爲一人若手足腹心然蓋聯疎以爲親合異以爲同其治效可謂大矣知情是把天下中國之人心見得十分透徹既能知其情又能治其情由是天下中國之人皆知由義趨利避患人情始有所聯屬而不至於渙散矣知字重看註云必是知其有此七情也解得太輕了 蔣氏曰情之所合則措天下之異而歸之同情之所離則天下之勢不可得而強一矣古之聖人總攝人心維持世故所以起天下聯絡親比之義而革其乖戾違背之習者蓋亦灼見是理而爲之惟知天下之情是以開闢天下之大義與利銷患而人心一也 長幼在兄弟

之外以鄉黨言信睦爭奪又在十義之外泛以交游疎遠之人言說者以十義出於誠爲信由於和爲睦義之反爲爭奪然則父慈子孝尚未至於信且睦乎既慈孝矣尚有爭奪之事乎 治人七情虛說修十義以下皆治情之事禮則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也爲之制三千三百之禮使天下中國遵而行之則倫理以正而人義立信睦以敦而人利與爭奪以息而人患泯矣是聖人之家天下而人中國固本於知人之情而治之而其治情之術又不外於禮也人藏其心且先起箇心字尚未到欲惡上美惡皆在其心則欲惡之美惡正在那不可測度之處矣不見其色只是

足上句意言其美惡在心初未嘗形之顏色間也註於心上便指出欲惡失之太早豈可於顏色覘之又把不見其色涉在觀者上說了 舍禮何以治之是禮在治情修義

與利除患之先註中七情中節

云

把禮反說在情義利

患之後矣且禮只就言動上說又與前禮節字成兩樣了

既云不見其色却說有諸中必形諸外亦與經文相背

或云前言治人之情必以禮此言知人之情亦必以禮此說亦未是觀必知其情一句則治情以禮內已含有知情在了何待至此方言之蓋舍禮何以治之此禮字屬之天下舍禮何以哉此禮字又歸之君身言治人之情非難而

知人之情為難治其情固必要使天下中國之人有禮然知其情又必要自家知禮我先知禮則見人之有禮者而可以窮其欲惡之美見人之非禮者而可以窮其欲惡之惡然後能以禮觀人矣 家天下人中國是一層必知其情云是一層所以治人七情云是一層此二節又是一層逆推而上一步深似一步共有四層意

故人者止被色而生者也 軌鬼挑挑胸

天地陰陽鬼神五行四句平說註云皆陰陽也非矣德交會秀氣字俱指人說人就是天地之德不可云人具天地之德 交會二字似同而實異交就流行處說乃體之未成

者會就凝聚處說乃體之已成者 天地之德人之生此其本矣陰陽之交人之生此其幾矣鬼神之會人於是乎生矣五行之秀氣則人之生所以獨靈於萬物矣蓋兼得造化理氣之全者也

天為陽氣之所積固秉陽而在上矣然在天成象者有日星焉則垂其光於下地為陰氣之所積固秉陰而在下矣然在地成形者有山川焉則竅其氣於上是天地如此其和也所以播五行於四時 和指四時說月生且虛起下二句便是月生不可把盈闕另說在月生之外 陳氏曰天一生水而播於冬天三生木而播於春地二生火而播於

夏地四生金而播於秋天五生土而播於四時之間自天
一至於天五則爲十五之數其所播者旣和然後月生而
如其數故數之至於三五則爲五行生數之極而月所以
盈又積之至於三五則爲五行成數之極而月所以闕也
此節承上文五行之秀氣說天地之和同則五行之所
始月之盈虧則五行之所運原其始而要其終可以見五
行之妙矣 晦而月見西方曰朏朏疾也月行疾在日之
前故早見朔而月見東方曰朧朧縮也

五行之氣流行不息疑於無終矣然水之王也而火則竭之
金之王也而水則竭之此盛則彼衰未嘗不互爲其終也
循環無端疑於無始矣然木之王也而爲火之本金之王
也而爲水之本此衰則彼盛未嘗不互爲其始也這正見
五行之妙處若不有所竭則流而不返不有所本則絕而
不續矣此姑照註作兩平說而實不然 一說五行四時
十二月與上句句法不類難作兩平說當以首二句作總
下文五行五聲五味五色通是五行之動處還相爲本還
相爲宮還相爲質通見是迭相竭以文勢觀之當從此說
五行四時十二月不可三平看只重五行上乃五行之
運於四時而爲十二月也五聲六律十二管謂五聲寓於
六律而爲十二月之管也下面二段句法雖同意思又另

爲一例矣

天地無心而成化人則爲天地之心五行循環而無端人則爲五行之端 方氏曰五行滋而爲五味人以養其口感而爲五聲人以養其耳形而爲五色人以養其目然後人得而生焉

故聖人作則 止 故情不失 稗 拜 獠 橘 狨 靴 入

作則二字爲總九句作則之事四靈作則之應 註把作則單屬在天地未是物可舉只以事言亦用不得理字 禮義以爲器從禮者君之大柄來其用禮義如用器然只是必用之意原不曾說到器必成及如成器上 方氏曰

麟體信厚鳳知治亂龜兆吉凶龍能變化故謂之四靈

故先王秉著龜 止 而禮之藏也 增

秉著龜以下當分爲四事註以列祭祀該下二事似太狹了 祝嘏辭說不平乃祝嘏之辭說也設制度總承由是有禮 有御有職有序而衆善之咸備矣 事有職頂官有御禮 有序頂國有禮

五箇所以字都是推舉祭之義如此天子祭天正是要定天之位使天下曉然知天之爲尊而不敢慢也註以天位爲君位便說壞了先王敬天之意矣敬天自是禮教中一件大事何必說到尊君處然後謂之禮教哉或又在郊字上

取義謂天位在南故祭於南郊以定其位然則地利亦當在國字上取義耶 本仁註解欠明蓋祖廟之祭所以本吾心之仁也吾先有仁祖考之心而假祭禮以將之夫祭非物自外至者也 不是各官默然修職便明了禮教蓋廟朝學皆禮教所在之地既有宗祝之類自然隨其所在而相與講明之矣 前後左右不重在設官上只要起王中二字心無爲也是真無所爲註云此心何所爲哉尚畧差些以守至正就接心字說心守之也 夫舉群祀以寓其義則禮有祭以顯設之矣然猶未也備衆職以居其地則禮有人以講明之矣然猶未也而又心守至正以自盡其端本澄源之道焉先王先之以祭淑之以人而又本之以心如此又何患禮之不達於下哉

陳氏曰言郊社祖廟五祀而不及山川者以社言百貨可極則兼之也 極字訓盡言盡其利而無遺也 百神受職百貨可極是其效足以感神孝慈服正法則是其效足以感人所以能感神人如此者果何以致之哉蓋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義是主意卽上條五箇所以字禮是節文卽本條四箇禮字義之修言其舉祭之意爲酬德報功之典爲追遠反始之誠蓋得乎事理之宜而非不正之妄念矣禮之藏言其舉祭之時以內則盡志以

外則盡物蓋中乎儀文之節而非不敬之虛文矣向使意義一乖則徒爲媚神而已禮節一失則徒爲慢神而已何以致神人之交應哉禮義俱是本文原有的或以祭所當祭爲義又把義字取之於本文之外矣

是故夫禮 止射御朝聘

首句作總下四句通是太一末二句方就禮說 上下異位故曰分動靜相生故曰轉更代不常故曰變昭著不揜故曰列末一天字該天地陰陽四時鬼神在內 其降曰命尚未涉法天意註云皆本於此失之太早且降下其命令又與本文曰字不協 夫禮非無因而作也太一雖無聲

無臭之天而禮實本於此而有焉然果何以見之蓋太一

分而爲天地

云

則已肇自然之禮制矣聖人制禮以降

於天下其名謂之曰命有頒示曉告使人遵守之義焉然豈自爲之哉皆主於法天而已是禮法乎天地陰陽四時鬼神而天地陰陽四時鬼神則又皆太一之所爲者也可見是夫禮必本於太一

上節言禮之不離乎天此節言禮之終歸於人 動列二字

俱指禮說之字訓往謂禮之動而往效於地禮之列而往本其事協於分藝禮與十二月之分藝相合也 註云禮

雖聖人制作而皆本於人事當然之義全說的不是了此

節正要從法造化上說起原不重在聖人制作上皆本於三字又與本文曰字不協 夫禮必本於天云云既一一取法於造化如此宜若涉於天道之遠而不切於人事之常也然其在人也則謂之曰義焉既謂之曰義則無非人事之當然者矣何以見其居人也曰義蓋其行禮之具則以貨力辭讓飲食而其所行之禮則爲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是貨力之類皆人之所能盡冠昏之類又皆人之所當爲何嘗遠人以爲道哉可見是其居人也曰義

故禮義也者止小人以薄膚夫骸鞋

禮義是大槩說只重在禮上人之大端作總三箇所以字平

看一是心身一是人神一是天人正是說人之大端處

註把固字徑屬之於禮不知原從講信修睦來蓋信睦皆在人心而禮則講之修之人心既有所收斂於中則身亦有所維持於外矣 達天道順人情就在上兩節見之

三項平重如何偏重達天道順人情上且先知禮不可已然後能達天道順人情亦未是况達順二字本就禮說如何說聖人能達天道順人情 以三者觀之禮爲人之大端如此可見禮之不可以已矣然唯聖人爲能知之於是制禮以教天下而國家與人皆無不安者矣

蘩炊米爲之與麴爲二物不必又連麴說 猶酒之有蘩是

甚切於人意下二句言禮雖甚切於人而用禮則亦存乎其入耳君子小人字須說在以厚以薄之先厚薄二字亦從藁字生來在君子於禮則以厚如藁之稠濃在小人於禮則以薄如藁之清利藁有厚薄則酒有醇醜禮有厚薄則人有高下矣

故聖王修義之柄止得之者尊

義之柄禮之序平說共頂一箇修字註却作一串說了修只是舉也作講明看則柄序二字欠通方氏曰義者所操有宜而不可失故言柄禮者所行有節而不可亂故言序禮惡其壞故曰修義欲其明故曰陳學欲其辨故曰講

聖王之於人情也而必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之所以然者何哉蓋聖王之治人情猶農夫之治田責之所在固有不容辭者是人情卽聖王之田也故聖王修禮之序而以禮耕之修義之柄而以義種之然又不但已也禮耕義種之後復有以耨之聚之安之而治田之責始克盡焉豈惟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而已哉

教以禮之儀文使習行持守則情不蕩熾猶以耒耜耕墾則田不荒蕪也禮必有義雖習行其事又必敷陳其義使明於其所以然則通曉理趣而善端滋長猶耕墾之後種以嘉穀則漸生萌芽也如此說似更切註只就先務及隨宜

上取義覺得膚淺無味 講學本仁雖是教人爲學教人爲仁然講字本字與修陳二字一例俱屬聖王註都誤屬之人了 應氏曰學探千古群聖之奧而思索問辨以求其正猶耨之去草而耘治益精也仁總百行萬善之全而滋長培治以豐其成猶穫之擎歛而收取以無遺也樂具五音六律之節而動盪發越以宣其和猶旣穫之餘安坐以食而熙熙自如也

實不訓作定制乃虛實之實上協字是方去協之下協字方是真能協合註合當二字乃連縣字若作合乎當爲看便不成句法 義雖隨時制宜尚泛然散漫於事物之間使

人莫知所據禮也者則義之實也何以見之蓋聖人之制禮也除是義不當起者固不敢輕有所創立矣若協之於義而真能協合不差則雖先王從來未有之禮亦可以義而起之是未有禮之先禮固悉裁於義旣有禮之後義又悉寓於禮於是制度顯設儀節章著而向之所謂義者今皆有實迹可據矣禮也者非義之實乎聖王之治人情陳義以種之而必先修禮以耕之正有見於此矣

藝乃處事之才能不可就當事字看藝之分仁之節且虛斷箇義字協於藝是外而制事講於仁是內而制心方說義之作用如此正見其爲藝之分仁之節也 義一也自事

禮記卷之三
之宜而言之則藝之分限也自心之制而言之則仁之節制也然何以見義爲藝之分仁之節蓋才藝之見於事者最易於差而義則有以協之而使之各得其宜然則義非藝之分而何仁愛之存於心者最難於辨而義則有以講之而使之各得其制然則義非仁之節而何夫義既協於藝而爲藝之分講於仁而爲仁之節則義之爲道有裁割斷制之能乃堅剛果決之物也人若有得之者則以之制事而事有所執持以之制心而心有所主宰有一定不移之操有百折不回之勢天德之剛常伸於萬物之上矣何強如之聖王陳義以種之正有見於此矣

仁一也自心之德而言之則義之本也自愛之理而言之則順之體也蓋外而事無不宜者義也然此特其末耳而仁則爲之本焉一德立而萬善出矣外而人無不諧者順也然此特其用耳而仁則爲之體焉一心和而百順應矣夫仁旣爲義之本順之體則仁之爲道爲衆善之長爲天下之表乃高大嚴重之物也若有得之者則尊爵重任我其受之廣居安宅我其享之吾心有自然之貴而勢分不足以抗之矣何尊如之聖王本仁以聚之正有見於此矣兩箇得之俱有工夫俱就天下人說註把得之屬在上者以民服爲強以長人爲尊便與治情之本旨全相背了

故治國止然後能守危也

不曰治情而曰治國者治人之情便是治國也 曰本於義可見義是禮中所寓之精義而陳義之註爲太淺矣 此節雖反上文言之却要引出箇順來以終那治情之效也 膚是外之薄皮革是內之厚皮人之肥不重且先解箇肥字以起下文耳 官職相序謂尊者總其職以率乎下卑者分其職以奉乎上君臣相正謂君不安於姑息而以賞罰正其臣臣不徇於雷同而以獻替正其君 德就政事上說樂就和樂上說車御兩平亦暗寓一申之意言其所行之政事一由於仁義仁以育萬民義以正萬民猶行必以

車而未嘗以相離矣所行之仁義又一出於自然和順從容無所勉強是有樂以輔德猶有御以輔車而不假於推挽之勞矣 考成也是謂大順總承家國天下 治人之情而至於大順則天下之人皆相安於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而已常事之外再無復他念也卽耕食鑿飲帝力何有之意 註雖分成已成物然須以聖王爲主乃治情之極功也說欠斟酌便涉於學者事矣

事字微讀下八句皆事也大積是大有所積註把大字誤連事字讀了上既有事字則連與動又不當另分爲兩物兩事矣二爭字亦無謂 萬幾日來庶務總至大積易至於

膠滯矣而自然各有其序無苑結也威福並用剛柔迭施
並行易至於乖錯矣而自然各得其宜無舛謬也一頓笑
之微而不知下之休戚係焉一好惡之微而不知衆之向
背係焉細行易至於懈矣而自然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也
深者其勢易隔而自然能通茂者其勢易雜而自然有間
連則易以相干同而能異先後初不相及也動則易以相
違異而能同彼此初不相害也蓋治人情而至於大順則
大順之後以之治天下自能如此豈非大順之極致乎註
云以此大順之道治天下便涉有意了 致順非難保順
為難保順非難知順為難明于順然後能保順而制治于

未亂保邦于未危矣此因大順說到至處了而又因以致
戒也

故禮之不同也 止至末 升 礦 巨 朴

說者就以不豐不殺為禮之不同看來還是兩層意禮雖有
不同然應儉者未嘗豐也應隆者未嘗殺也不豐不殺正
是說他順處註云不可豐不可殺不可二字下得未是
此節雖分制禮之順行政之順然不可平看觀中間一故
字可見過下當云聖王之於順道豈惟制禮為然哉蓋無
往而不用其順矣 所以順不可作一讀當連山者不使
居川為句註解誤矣以下數事雖總是一箇順然所以順

及必順二順字又偏言之順也 弗敝是因地之利必時
是因天之時必當必順是因人之情因天地人以行順道
故天地人之應亦順矣無災爲天地之應無疾爲人之應
三箇愛字皆吝惜之意膏露謂露之澤其濃如膏醴泉謂泉
之味其甘如醴郊椒郊中之椒宮沼宮中之沼鳥獸之卵
胎鳥之卵獸之胎也 一是三才協應一是諸瑞駢臻然
看兩箇故字通是進一步說話上文無災無疾只言無害
而已故此復繼之曰聖王以順召順豈惟無災無疾而已
哉三才且協應矣又豈惟三才協應而已哉諸瑞且駢臻
矣 則是無故乃喚起之辭猶言豈是無故哉蓋先王 云

云 修禮就治人之情說達義是情無不治體信就存心
說又是說聖王自治其情達順則家國天下之肥也未句
正與則是無故相應此字指修禮二句 三才協應諸瑞
駢臻皆謂之順而修禮達義體信達順則又所以召順者
故爲順之實若非順之實以爲之本必不能感召至此矣
然則豈是無故哉註云此極功矣反說效驗上去了
家語禮運篇自章首至此大同小異通爲孔子一時之言今
亦未敢從也

禮記補註

三卷

四



